



论章法与“多、二、一（0）”螺旋结构

发布日期：2007-10-5 11:12:10

作者：陈满铭

（台湾师范大学 国文系，台北 106）

摘要：宇宙人生之规律，可用“多、二、一（0）”螺旋结构加以概括，它不但可由《周易》与《老子》等哲学典籍中找出它的理论根源，也可从辞章中寻得其具体呈现。而落到辞章章法上来说，则包含三种：一是“（0）一、二、多”的顺向结构，这是从创作面，亦即“写”来说的；二是“多、二、一（0）”的逆向结构，这是从鉴赏面，亦即“读”来说的；三是“多、二、一（0）”的往复结构，这是从创作、鉴赏两面，亦即合“写”与“读”来说的。

关键词：章法；“多、二、一（0）”螺旋结构；创作与鉴赏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7)03-0114-05

我们的祖先，生活在广大“时空”之中，直接面对纷纭万状之现象界，为了探其源头，确认其原动力，以寻得其种种变化的规律，孜孜不倦，日积月累，先后留下了不少宝贵的智能结晶。大致说来，他们先由“有象”（现象界）以探知“无象”（本体界），再由“无象”（本体界）以解释“有象”（现象界），就这样一顺一逆，往复探求、验证，久而久之，终于形成了圆融的宇宙人生观。而这种宇宙人生观，各家虽各有所见，但若只求其“同”而舍其“异”，则总括起来说，都可以从“（0）一、二、多”（顺）与“多、二、一（0）”（逆）的互动、循环而提升的螺旋结构上加以统合。本文即锁定这种结构，对应于辞章章法，举例略作说明，以见“多、二、一（0）”螺旋结构之普遍性。

一、理论基础

宇宙万物创生、含容的历程，可以用“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来呈现。大致说来，古代的圣贤是先由“有象”（现象界）以探知“无象”（本体界），逐渐形成“多、二、一（0）”的逆向结构；再由“无象”（本体界）以解释“有象”（现象界），逐渐形成“（0）一、二、多”的顺向结构的。就这样一顺一逆，往复探求、验证，久而久之，终于确认了两者是互动、循环而提升的螺旋关系^[1]。而这种结构形成之过程，在《序卦传》里就约略地加以交代，但由于卦、爻均为象征之性质，乃一种概念性符号，即一般所说的“象”，象征着宇宙人生之变化与各种物类、事类。就以《周易》（含《易传》）而言，它的六十四卦，从其排列次序看，就粗具这种点^[2]（202）。而各种物类、事类在“变化”中，循“由天（天道）而人（人事）”来说，所呈现的是“（0）一、二、多”的结构，这可说是《序卦传》上篇的主要内容；而循“由人（人事）而天（天道）”来说，则所呈现的是“多、二、一（0）”的结构，这可说是《序卦传》下篇的主要内容。再看《易传》：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周易·系辞上》）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系辞上》）

在这些话里，《易传》的作者用“易”、“道”或“太极”来统括“阴”（坤）与“阳”

（乾），作为万物生生不已的根源。而此根源，就其“生生”这一含意来说，即

“易”，所以说“生生之谓易”；就其“初始”这一象数而言，是“太极”，所以

《说文解字》于“一”篆下说：“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3]（33）就其“阴阳”这一原理来说，就是“道”，所以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分开来说是如此，若合起来看，则三者可融而为一。这样，其顺向历程就可用“（0）一、二、多”的结构来呈现，其中“一”指“太极”、“道”、“易”，“二”指“阴阳”、“乾坤”（天地），“多”指“万物”（含人事）。如果对应于《序卦传》由天而人、由人而天，亦即“既济”而“未济”之的循环来看，则此“（0）一、二、多”，就可以紧密地和逆向历程“多、二、一（0）”接轨，形成其螺旋结构^[1]。这种螺旋结构，在《老子》一书中不但可以找到，而且更完整：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1章）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凡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16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2章）

从上引文字里不难看出，《老子》中这种由“无”而“有”而“无”的主张。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就“由无而有”，亦即“一而多”的顺向过程来说的。而所谓“各复归其根”，是就“有”而“无”，亦即“多而一”的逆向过程来

说的。而在此两者之间，老子是以“反”作桥梁加以说明的。而这个“反”，除了“相反”、“返回”之外，还有“循环”的意思^[4] (63)。如此“相反相成”、循环不已，说的就是“变化”，而“变化”的结果，就是“返回”至“道”的本身，这可说是变化中有秩序、秩序中有变化的一个循环历程。

这样，结合《周易》和《老子》来看，在“由一而多”（顺）、“多而一”（逆）的循环过程中，是有“二”介于中间，以产生承“一”启“多”的作用的。而这个“二”，该就是“一生二，二生三”的“二”。而此“二”，乃指“阴阳二（两）气”。如此，老子的“一”该等同于《易传》之“太极”，“二”该等同于《易传》之“两仪”（阴阳），因此所呈现的，和《周易》（含《易传》）一样，是“一、二、多”与“多、二、一”之原始结构。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道生一”的“道”，既是创生宇宙万物的一种基本动力，那么老子的“道”可以说是“无”，却不等于实际之“无”（实零）^[5] (84)，而是“恍惚”的“无”（虚零），以指在“一”之前的“虚理”^[6] (350)。这种“虚理”如勉强以“数”来表示，则可以是“（0）”。这样，顺、逆向的结构就可调整为“（0）一、二、多”（顺）与“多、二、一（0）”（逆），以补《周易》（含《易传》）之不足，这就使得宇宙万物创生、含容的顺、逆向历程更趋于完整而周延了。因此，这种结构落于“章法”，是可以完全适用的。王希杰说：

“章法”一词是多义的。“章法”，是文章之法，但是，有两种“章法”：一种是客观存在的“章法”，它显然是与文章同时出现的。有文章就有章法，不同的文章有不同的章法，但是没有完全没有章法的文章，不过是章法的好和坏罢了。另一种“章法”是研究者的认识和主张，是知识和理论，是文章的研究者的辛勤劳动的成果，它当然是文章出现之后的事情。后一种“章法”，即对章法的研究也是早就有了的，中国古人对章法的论述很多。但是“章法学”的诞生是比较晚的事情。章法学作为一门学问，不是有关部门章法的个别的知识，而是章法知识的总和，是一种概念的系统。章法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问，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同文章学、修辞学、语用学、文艺学、美学、逻辑学等都具有密切关系。章法学已经初步形成了一门科学^[7]。

王希杰所谓的“客观存在”的章法，主要着眼于“写”，是指“（0）一、二、多”的顺向结构而言，这在很多时候，作者本人是毫不自觉的，是习焉不察的。而所谓的“知识和理论”的章法，则除了主要着眼于“读”，以指“多、二、一（0）”的逆向结构之外，有时也合“读”与“写”作观察研究，来指“多、二、一（0）”的往复结构，这可说是完全自觉的，是科学化的。其中“一（0）”指主旨与风格（含韵律、境界等）；“二”指多样“二元”的核心，即核心结构（通常为第一层，即“篇”结构），可彻下以统合“多”，彻上以归根于“一（0）”^[8]；而“多”则指核心结构以外的多样结构。它们的关系可用表呈现如下：（略）

如此由“多”而“二”而“一（0）”来呈现“章法结构”，可完全地凸显其蕴藏于辞章内容材料深处的逻辑关系。

二、举隅说明

这种“章法”与“多”而“二”而“一（0）”螺旋结构的关系，特举诗文为例加以说明。先看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首诗旨在写“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喜欲狂”之情，是以“目（实）、凡、目（虚）”的结构写成的。作者在起联首先“针对题目写‘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因）时自己（主）喜极而泣的情形（果），借‘忽传’、‘初闻’写事出突然，借‘涕泪满衣裳’具写喜悦；接着在颌联，采设问的形式，由自身移至妻子（宾）身上，写妻子闻后狂喜的情状，很技巧地以‘却看’作接榫，带出‘漫卷诗书’作具体之描写。以上全用以实写‘喜欲狂’，为‘目一’的部分。而紧接着‘漫卷诗书’而来的‘喜欲狂’三字，正是一篇的主旨所在，为‘凡’部分。继而在颈联，由实转虚，以‘放歌纵酒’上承‘喜欲狂’，‘作伴好还乡’上承‘妻子’，写春日携手还乡的打算（时）；最后在结联，紧接上联‘还乡’之打算，一口气虚写还乡所准备经过的路程（空）。以上全用以虚写‘喜欲狂’，为‘目二’的部分。如此，由‘忽传’而‘初闻’、‘却看’而‘漫卷’、‘即从’而‘便下’，以单轨一气奔注，将自己与妻子‘喜欲狂’的心情，描摹得真是生动极了”^[9] (383)。附结构分析表如下：（略）

由此看来，此诗结构，主要除了用“目（实）、凡、目（虚）”（篇）的转位结构外，也用“先因后果”、“先后时空”（章）等的移位结构，以组合篇章，使全诗前后呼应，亦即“目”（实）与“目”（虚）、“因”与“果”、“宾”与“主”、“时”与“空”作局部之呼应，而以“凡”（喜欲狂）统摄一“实”一“虚”的两个“目”，以统一全诗的情意。其分层简图如下：（略）

如对应于“多、二、一（0）”来看，则由“因果”、“时空”、“宾主”各一叠所形成之移位性调和结构与节奏（韵律），可视为“多”，由“凡目”自为阴阳彻下彻上所形成之变化（转位）性结构与节奏（韵律），可视为“二”，而由此呈现的“喜欲狂”之主旨与“酣畅饱满”^[10] (241)的风格，则可视为“一（0）”。

再看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一文：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这篇翻案文章，一开头就直接以“世皆称”四句，先立一个案，采“先因后果”的条理，借世人之口，对孟尝君之“能得士”，作一赞美，并从中拈出“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隐含“鸡鸣狗盗”之意，以作为“质的”，以引出下文之“弓矢”。再以“嗟呼”句起至末，在此用“实、虚、实”的条理，针对“立”的部分，以“鸡鸣狗盗”扣紧“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予以攻破。所谓“质的张而弓矢至”，真是一箭而贯红心，虽文不满百字，却有极强的说服力。

附结构分析表如下：(略)

可见此文在“篇”的部分，以“先立后破”的移位性核心结构，形成对比。但一样的在对比中却含有调和的成分，因为就“章”而言，在“立”的部分，既以“先因后果”的移位结构形成了调和；在“破”的部分，又先以“实（正）、虚（反）、实（正）”的转位结构形成对比，再以“先因后果”的移位结构形成调和。这样以“对比”、“移位”为主，“调和”、“转位”为辅，其节奏（韵律）、风格自然趋于强烈、阳刚。其分层简图如下：

如此由底层而次层而上层，以两叠“因果”、一叠“虚（反）实（正）”，来支撑一叠“立破”，其结构虽仅有四个，却十分完整。如对应于“多、二、一（0）”而言，则此文以两层移位性的“先因后果”与转位性的“实、虚、实”结构与节奏（韵律），形成了“多”；以“先立后破”的核心（移位）结构与节奏（韵律），自为阴阳对比，形成了“二”，以彻下彻上；而以孟尝君“未足以言得士”之主旨与所形成的毗刚风格、韵律，所谓“笔力简而健”^{[11] (485)}，则形成了“一（0）”。这篇短文之所以有极强之气势与说服力，与这种逻辑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结语

经由上述可以看出，“多、二、一（0）”螺旋结构的普遍性，它落于辞章的章法上，则由于它们是一律由“阴阳二元对待”所形成的，非属于“调和”（阴柔），即属于“对比”（阳刚），可彻下彻上，是为“二”，而以核心结构以外之结构为“多”，统合全文之主旨与所形成之整体风格^{[12] (1-51)}、韵律、气象、境界等为“一（0）”，所以也一样适用而无所抵触。这些都可从所举古典诗文之例子中获得充分证明。可见章法结构与“多、二、一（0）”螺旋结构是不可分割的。

参考文献：

- [1] 陈满铭. 论“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以《周易》与《老子》为考察重心 [J]. 台湾师范大学学报, 2003 (1).
- [2] 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
- [3] 黄庆萱. 周易纵横谈 [M]. 台北: 三民书局, 1995.
- [4] 姜国柱. 中国历代思想史·先秦卷 [M]. 台北: 文津出版社, 1993.
- [5] 冯友兰选集(上卷)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6] 唐君毅. 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 [M]. 台北: 学生书局, 1993.
- [7] 王希杰. 章法门外闲谈 [J]. 台北: 国文天地, 2002 (5).
- [8] 陈满铭. 论章法“多、二、一（0）”的核心结构 [J]. 台湾师范大学学报, 2003 (2).
- [9] 陈满铭. 章法学新裁 [M]. 台北: 万卷楼图书公司, 2001.
- [10] 赵山林. 诗词曲艺术论 [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 [11] 郭预衡. 中国散文史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12] 陈满铭. 论辞章的章法风格 [A]. 修辞论丛(5辑) [C]. 台北: 红叶文化事业公司, 2003.

【责任编辑 刘茂海】

On Art of Composition and the Helical Structure of “multi, two and one (zero)”

CHEN Man-ming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106, China)

Abstract: The law of universe can be best generalized as the Helical Structure of “multi, two and one (zero)”. Its theoretical origin can be found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works such as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Laotzu. Its specific form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above-mentioned works. In terms of art of composition,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ogical structure. First, the “(zero) one, two, and multi” structure that implies a normal order and is concretized by creation (writing); second, the “Multi, two and one (Zero)” structure shows an inverted order and can be judged by appreciation (reading); third, the reciprocation of the “multi, two and one (zero)” structure combines creation and appreciation (writing and reading).

Key words: art of composition; helical structure of “multi, two and one (zero)”; creation and appreciation.